

潮骚

译者 唐月梅



MISHIMA YUKIO

三 島 由 紀 夫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潮
骚

译者 唐月梅

MISHIMA YUKIO

三 島 由 紀 夫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潮骚/(日)三岛由纪夫著;唐月梅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9.1

ISBN 978-7-5327-4449-7

I. 潮… II. ①三… ②唐… III. 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96698号

SHIOSAI by MISHIMA Yukio

Copyright ©1954 by HIRAOKA Ichihir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

arranged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.

潮骚

[日]三岛由纪夫 著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王 俊 李建云

潮騷

唐月梅 译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图字:09-2007-784(2)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4.5 插页 2 字数 79,000

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4449-7/I · 2509

定价: 15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021-65560609



第一章

歌岛是个人口一千四百、方圆不到四公里的小岛。

歌岛有两处景致最美。一处是八代神社，坐落在岛的最高点，朝西北而建。

从这里极目远望，伊势海的周遭一览无遗，歌岛就位于其湾口。北面濒临知多半岛，由东向北伸展着渥美半岛。西面隐约可见从宇治山田^①迤迤伸到津市^②的四日市的海岸线。

拾二百级的石阶而上，来到由一对石雕唐狮子守护的牌坊前，回首望去，可以看到被这种远景包围着的亘古不变的伊势海。这里，原先松枝交错，形成一座“松牌坊”，为赏景的人提供了一个别有风趣的自然画框。但是，松树在几年前已经完全枯死了。

松树的绿还很浅淡，靠岸的海面已经被春天的海藻染上了赭红色。西北的季风不断从港口吹过来。在这里赏景，寒气袭人。

八代神社供奉着绵津见神。这种对海神的信仰，是渔夫们从生活中自然产生的。他们经常祈求海上平安，如果遭遇海难，获救后就首先来到这座神社奉献香资。

八代神社的珍宝是六十六面铜镜，有八世纪的葡萄镜，还有日

本仅有十五六面的中国六朝镜复制品。镜子背面所雕刻的鹿群和松鼠群，是在遥远的过去从波斯的森林辗转漫长的陆路，再渡重洋，旅行半个世界，来到如今这个岛上安家落户的。

岛上景致最美的另一处，就是靠近东山山顶的灯塔。

灯塔耸立的断崖下，不断地传来伊良湖海峡的海潮声。起风的日子，这连接着伊势海和太平洋的狭窄的海峡，翻卷起无数的漩涡。隔着海峡，是渥美半岛的尽头，在多石而荒凉的岸边，耸立着一座伊良湖海岬的无人小灯塔。

在歌岛的灯塔上，东南可以望及太平洋的一角。刮西风的拂晓时分，在东北隔渥美湾的群山远方，有时还可望及富士山。

从名古屋和四日市出入港的轮船，擦过星散在湾内至外海上的无数的渔船，经由伊良湖海峡时，灯塔看守从望远镜中看了看，很快就念出了船的名字。

在望远镜的视野里，摄入了三井航线的一千九百吨货轮“十胜”号。货轮上的两个身穿工作服的船员一边迈步一边在闲谈。

过了片刻，又一艘英国的“塔里斯曼”号轮入港。可以清楚地看见上甲板上的一个正在投套圈的船员小小的身影。

值班小屋里，灯塔看守坐在办公桌前，将船名、信号符号、通过时间和方向，都一一记在船舶往来报表上，并将它拟成电文进行联络。多亏这种联络，港口上的货主才能及早做好准备。

① 三重县伊势市的旧称，一九五五年改称伊势市。

② 三重县的一个市，县府所在地。

一到下午，落日被东山所遮挡，灯塔周围变得阴暗起来。老鹰在明亮的大海上空翱翔。它在高高的天空中，轮流扇动着双翅，刚要俯冲，却又突然缩回空中，滑翔而去。

傍晚时分，一个从村里来的年轻的渔夫拎着一尾大比目鱼，急匆匆地只顾攀登通向灯塔的山路。这个年轻人方才十八岁，前年从新制中学毕业。他身材魁梧，体格健壮，唯有脸上的稚气同他的年龄是相称的。他的黑得发亮的肌肤，一个具有这个岛的岛民特点的端庄鼻子，搭配着两片龟裂的嘴唇，再加上闪动的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，这是以海为工作场所的人从海所获得的恩赐，而决不是属于智慧的澄明的象征。他在学校的成绩非常差。

他依然穿着今天一整天都裹在身上的捕鱼工作服，就是已故父亲遗留下来的裤子和粗糙的夹克。

这年轻人穿过静谧的小学校园，踏上水车旁的坡路，拾级而上，来到了八代神社的后面。可以清晰地看见神社的庭院里在薄暮笼罩下的桃花。从这里再攀登，不足十分钟就可到达灯塔。

这山路实是崎岖不平，即使白天，走不惯这条路的人也难免会绊倒。可是，这年轻人就是闭上眼睛，他的脚也能踩着松树树根和岩石前进。纵令像现在这样一边沉思一边行走，也不会绊跤。

方才还在夕阳残照的时候，载着这年轻人的“太平”号返回了歌岛港。每天，年轻人和船主以及一名伙伴都一起驾驭这小汽船出海打鱼。回港后，年轻人就把捕获的鱼移到合作社的船上，然后把船靠在海边，拎起比目鱼准备到灯塔长的家里。这时，他想先回

家一趟，于是沿着海岸走了起来。这傍黑时分，还有许多渔船靠岸，一阵阵吆喝声，使海滨沸腾起来。

一个陌生的少女把一个俗称“算盘”的坚固木框竖在沙滩上，靠在上边小憩。当起重机把船拖上来的时候，这木框就作垫船底用，是拉着船依次往上挪动的工具。少女像是刚操作完毕，在那里喘气歇息。

少女额上渗出汗珠，脸颊红彤彤。寒冷的西风十分强劲，她因干活而发热的脸袒露在劲风之中，任凭秀发披拂，显得十分快活。她身穿棉坎肩和扎腿劳动裤，手戴污秽的粗白线劳动手套。健康的肤色与其他的妇女别无二致，但她眉清目秀。她的眼睛直勾勾地凝望着西边海面的上空。那里黑压压的积云中，沉入了夕照的一点红。

年轻人未曾见过这张面孔。按理说，他在歌岛上没有不认识的。要是外来人，他一眼就能辨认出来。可少女的装扮又不像是外来人。只是，她独自一人面对大海看得入神的样子，与岛上的快活的妇女迥然不同。

年轻人特意打少女面前走过。在少女的正面停下了脚步，认真地望着少女，就像孩子望着陌生人一样。少女微微皱了皱眉头，眼睛依然直勾勾地凝望着远方的海面，连看也不看年轻人一眼。

寡言的年轻人实地调查完毕，旋即快步离开那里。这时候，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沉湎在一种好奇心得到满足的幸福感中，而这种失礼的实地调查，直到后来，也就是直到他开始登上通往灯塔的山路时，才在他脸上泛起羞怯的神色。

年轻人透过一排排松树的间隙，鸟瞰眼下的汹涌澎湃的大海。月

亮露脸前的大海，漆黑一片。

转过“女人坡”——传说这里会迎面碰见魁伟的女妖——就可望见灯塔高高的、明亮的窗户。那亮光刺痛了年轻人的眼睛。因为村里的发电机发生故障已久，村里只看见昏暗的煤油灯的灯火。

年轻人为了感谢灯塔长的恩情，经常这样地把鱼送到灯塔长那里。新制中学毕业之际，年轻人考试落第，眼看就要延长一年才能毕业，他的母亲对灯塔长太太——他的母亲平时常到灯塔附近来捡引火的松叶，同灯塔长太太有一定交往——诉苦说：儿子延期毕业的话，家中生活难以维系。太太转告了灯塔长，灯塔长去见了他的挚友——校长。这样，年轻人才免于留级，获准毕业。

从学校出来，年轻人就出海捕鱼。他经常把捕获的鱼送到灯塔。还不时地替灯塔长夫妻采购，博得了他们的欢心和喜爱。

登上灯塔的钢筋水泥台阶这边，紧靠着一小块旱田，便是灯塔长宿舍。厨房的玻璃门上，摇曳着太太的影子。她像是正在准备晚餐。年轻人在外面扬声招呼。太太把门打开，说：

“哟，是新治。”

太太接过年轻人默默地递过来的比目鱼，高声地说：

“孩子他爹，久保送鱼来了。”

从屋子里首先传来了灯塔长的朴实的应声：

“你总是送东西来，太感谢了。请进来吧，新治。”

年轻人站在厨房门口，显得有点腼腆。比目鱼已经躺在一只白搪瓷大盘里，从微微喘气的鱼鳃里流出来的血，渗到又白又滑的鱼身上。

第二章

翌日清晨，新治又乘上师傅的船出海捕鱼去了。黎明时分，微明的天空，在海面上映出一片白茫茫。

开到渔场，约莫得花一个小时。新治身穿工作服，胸前围着牵拉到膝头的长胶鞋处的长黑胶围裙，手戴长胶手套，站在船头，遥望着航行前方灰濛濛的晨空下的太平洋方位，回想起昨晚从灯塔回家后就寝前这段时间的事来。

……在小屋的炉灶旁，吊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。母亲和弟弟在等待着新治归来。弟弟十二岁。自从父亲在战争最后一年死于机关枪扫射之下以后，到新治出海劳动这数年间，母亲一人以海女^①的收入来维持一家的生计。

“塔长很高兴吧？”

“嗯。他一再让我进屋去，还请我喝了可可呐。”

“可可？可可是什么？”

“是西洋的小豆汤吧。”

母亲什么烹调都不会，只会切切生鱼片，拌拌凉菜，或者烤整鱼，或一锅煮熟。盘子里摆了一尾新治捕捞上来的绿鳍鱼，就是整

条煮熟的。由于没有好好洗干净就下锅，吃鱼肉时，就连鱼肉带沙子一起吃。

在饭桌上闲谈的时候，新治盼望从母亲的嘴里吐露出有关那位陌生少女的一些传闻。然而，母亲这个人是不爱发牢骚，也不喜欢背地议论人的。

饭后，新治带弟弟到澡堂洗澡去，他想在澡堂里听到少女的一些传闻。但时间太晚，浴池空空荡荡，洗澡水也脏了。天花板上回响着粗哑的噪音，原来是渔业合作社主任和邮局局长泡在浴池里谈论政治问题。兄弟俩以目致意后，就泡在浴池的一端。新治一味竖起耳朵倾听，他们的政治话题总是没有移到少女的新闻上来。这时候，弟弟很快就洗完澡走出了浴池，新治也只好一起走了出来，问明缘由。原来是弟弟阿宏在玩战争游戏的时候，用刀击中了合作社主任儿子的头，把他打哭了。

平时一仰脸躺下就入睡的新治，这天晚上奇妙得很，上床后却兴奋得久久未能成眠。他从来没有生过病，这回他担心起自己是否生病了。

……这种奇妙的不安情绪，一直持续到今天早晨。眼下新治站在船头，眼前展现宽无际的海。只要眼一望见海，他平日那种熟悉的劳动的活力就在全身沸腾起来，心情自然而然地平静下来。发动机震动着，汽船也随之微微震动。凛冽的晨风，扑打在年轻人的脸颊上。

右边悬崖高处灯塔的光，早已熄灭。早春의褐色树林下，伊

① 潜海捕捞贝类，采集海藻、珍珠等的女性。

良湖海峡飞溅起的浪花，在清晨的迷蒙景色中，呈现一派白花花。“太平”号由师傅熟练地在操纵着橹，乘风破浪地顺利穿过海峡潮水的旋涡。要是巨轮航行到这海峡，必须通过总是掀起浪花的两处暗礁之间的一条狭窄的航道。航道水深约一百四十多米至一百八十多米，而暗礁上则只有二十三米至三十六米左右深。从这条航道标志的浮标周围，向太平洋方位深深投下了无数的捕章鱼的陶罐。

歌岛年捕鱼量的八成是章鱼。十一月开始的捕章鱼汛期已经接近尾声，起始于春分的捕乌贼汛期即将到来。伊势海天气寒冷，秋天章鱼群为了避寒，游向太平洋的深处，而捕章鱼的陶罐正等待着它们，这种形式的捕章鱼季节已经结束了。

对于干练的渔夫来说，他们非常熟悉岛屿的太平洋一侧的浅海海底全部地形，就像熟悉自己的庭院一样。

“海底黑沉沉，简直像瞎子按摩一样呐。”渔夫经常这么说。

他们靠指南针辨别方向，仔细观察比较远方海角的群山，通过高低的差别，来弄清船所在的位置。弄清位置，就知道海底的地形。每条缆绳上分别拴上上百个捕章鱼陶罐沉入海底，很规则地排成无数的行列。拴在缆绳的一处处上的许多浮标，随着潮涨潮退而摇动。捕鱼的技术之老练，得数既是船主又是师傅的捕捞长了。

新治和另一年轻人龙二，只要埋头去干适合自身的力气活就行。

捕捞长大山十吉的脸，活像被海风鞣熟的皮子。连皱纹的深处也被晒得黝黑，手上不知是渗透在皱纹里的污垢，还是打鱼的旧伤

痕，如今已经分辨不出来了。他这个人难得一笑，平时很是冷静，虽然为了指挥捕鱼而扯大嗓门，可是不会因发怒而大声吼叫。

打鱼的时候，十吉基本上不离开掌橹场，用一只手调节发动机。到了海洋，许多迄今看不见的渔船都麇集在这里，互致早安。十吉降低发动机的马力，一开进自己的渔场时，就向新治示意，让他把传动皮带挂在发动机上，再绕在船舷的旋转轴上。船沿着挂上捕章鱼陶罐的缆绳缓缓行驶，这个旋转轴带动了船舷外的滑轮。青年们把拴着捕章鱼陶罐的缆绳挂在滑轮上，捋了上来。必须不停地用手捋，否则缆绳会滑回去。再说，要把包含了海水而变得沉重的缆绳拉上来，也需要有人照管。

微弱的阳光隐藏在水平线上的云层里。两三只鱼鹰伸着长长的脖颈在水面游来游去。朝歌岛望去，向南的断崖被群栖鱼鹰的粪便染成一片白花花。

风，格外的寒冷。由滑轮将缆绳卷上来的同时，新治望着湛蓝的海，很快从中感受到自己涌上一股流着汗劳动的活力。滑轮开始转动，湿漉漉的沉重的缆绳从海里被捋了上来。新治戴着胶手套的手，紧握住冰冷而坚硬的缆绳。捋上来的缆绳通过滑轮的时候，向四处飞起了像冷雨般的水花。

接着，赭红色的章鱼陶罐从海面露了出来。龙二在等待着，倘使罐子是空的，他就不让空罐接触滑轮，迅速将蓄满罐里的水倒出来，然后靠缆绳把陶罐再放回海里。

新治叉开双脚，一只脚踩在船头，不停地捋着缆绳，与海里的什么东西进行长时间的拔河。新治胜利了。但是，实际上海也没有输。不断捋上来的都是空罐子，它们像是在嘲笑。

拉上来的相隔七至十米一个的章鱼罐已有二十多个，全都是空的。新治仍在捋着缆绳。龙二把空罐里的水倒了出来。十吉不动声色，手握住橹，默默地注视着年轻人的操作。

新治的脊背上渐渐渗出了汗珠。裸露在晨风中的额头上的汗珠在闪闪发光。脸颊火辣辣的。阳光好不容易透过云层，把年轻人跃动的淡淡的身影投射在脚下。

龙二把拽上来的罐子不是倾倒在海里，而是倾倒在船里。十吉停止了转动的滑车。新治这才回头望了望章鱼罐。龙二用木棍在罐里连续捅了几下，总是不见章鱼出来。他又用木棍搅动，章鱼才勉强从罐里滑了出来，就像午睡正酣不愿意被人唤醒的人一样蹲在船板上。机械室前的大鱼槽的盖子弹开了，今天的第一份收获，一股脑地倾泻在槽底，发出了低沉的声响。

整个上午，“太平”号几乎都在捕章鱼。仅仅捕获了五只章鱼。风停息，和煦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。“太平”号穿过伊良湖海峡，回到了伊势海。准备在这捕鱼禁区里偷偷钓鱼。

所谓钓鱼，就是一种捕鱼的方法，即把结实的一串串的钓钩放在海里，船向前行驶，钓钩就像铁耙子在海底耙来耙去。许多拴着钓钩的绳子被平行地系在缆绳上，缆绳水平地沉入海里。相隔一段时间再拉上来，四条鲷鱼和三条舌鳎鱼从水面上蹦了上来。新治赤手把它们从钓钩上拿了下来。鲷鱼露着白腹躺倒在沾满血迹的船板上。舌鳎鱼那两只被埋在皱纹里的小眼珠、那濡湿了的黑色鱼身，都映照着蔚蓝的天空。

午餐时间到了。十吉将捕获的鲷鱼放在发动机部的盖子上，切

成生鱼片，分成三份放在三人各自的铝饭盒盖上，浇上用小瓶装来的酱油。三人端起了在一角放上两两片萝卜咸菜的麦饭饭盒。渔船在微波中荡漾。

“宫田家的照大爷把女儿叫回来了，你们知道吧？”十吉突然说道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两个年轻人摇了摇头。十吉又说道：

“照大爷生了四女一男，他觉得女儿过多，三个出嫁，一个送给人家做养女。么女名叫初江，已经过继给志摩老崎地方的一个海女。独生子阿松去年不料得了心脏病，猝然死去，后来照大爷又成了鳏夫，突然变得寂寞了。于是，他把初江唤回来，重新落了户口，还打算招个养老女婿呐。初江长得格外标致，小青年都想当他的入赘女婿，这可不不得啊。你们怎么样？”

新治和龙二面面相觑地笑了起来。的确，两人都脸红了。只因为肌肤被太阳晒得黝黑，看不见那股泛起的红潮罢了。

新治心中已将这个谈论中的姑娘，同那个昨日在海滩上看见的姑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同时，他也感到自己财力的缺乏，丧失了信心，昨日近在咫尺的姑娘，今日却变得远在天边了。宫田照吉是个财主，又是拥有山川运输公司出租用的一百八十五吨级的“歌岛”号机动帆船和九十五吨级的“春风”号轮船的船主，还是个闻名遐迩的爱申斥人的老家伙，他申斥人的时候，那头像狮子鬃毛般的白发就竖了起来。

新治考虑问题是很切合实际的。他觉得自己才十八岁，考虑女人的事为时尚早。因为歌岛的环境与受到许多刺激触发的城市少年

的环境不同，岛上没有一家弹子房，没有一家酒吧，甚至没有一个陪酒的女招待。再说，这年轻人最朴素的幻想，就是将来自己拥有一艘机动帆船，同弟弟一起从事沿海运输业。

新治的四周是宽广的海，他却不曾向往不着边际的在海外大展宏图的梦。对于打鱼人来说，海就像农民在观念上之执著于自己所拥有的土地。海，是打鱼人的生活场所，它像是不断摇曳着的田地，在敏感的湛蓝的软土上，呈现的不是稻穗和麦子而是白色的不定形的浪花。

……尽管如此，那天作业将结束的时候，年轻人竟带着一种奇妙的感动，遥望着一艘从水平线上的晚霞前通过的白色货轮的影子。世界竟以迄今他连想也没想过的巨大的宽广，从遥远的天际逼将过来。这个未知的世界的印象，宛如远雷，从远处轰隆过来，尔后又消失了。

船头的甲板上，有一只小海星干瘪了。坐在船头上的年轻人，把视线从晚霞移开，轻轻地摇了摇他那用白色厚毛巾缠着的头。